



一瓣心香

紀念廖子東教授文集

(1909——1993)

明虎同学：

(1) 附上常伦使诗作四首，请全翻译。

王中忱同志，^{或书第一首与王中忱同志。}（诗未可定可刊于1982年

4月1日广州羊城晚报晓地，栏内）信
王中忱同志我问好。

(2) 我自北京回来后，工作忙乱，反复读了你寄
以上的信件，希望抱吃否它提意见，以便

纠正错误。同时又收到周家伦寄的

颜色王大臣，并收到新书四本，又收到
刘季志十封信，在写你的信上时，更加认真。

一时脱稿，顺手写在某一本杂志或某一本
书上，昨晚花了三十时一直找不出。现在只好勉强
把 ^{的来更}

西和书王书一页。马学海和徐昆都有海

无从抄起，那就只好请你整理吗呢

序言与书在书气写。实在对不起，请

原谅。为盼。顺祝

安好！

王中

83.4.17晚

目 录

序	管 林 (1)
爱憎分明的治学之道	诸孝正 (5)
忆廖子东老师	谢盛圻 (9)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杨鼎川 (14)
一瓣心香祭吾师	张明亮 (20)
仁慈宽厚的长者	丘立才 (25)
子东师在绍兴	丘立才 (28)
回忆廖子东先生	薛东和 (33)
翠园人去情更浓	应向东 (36)
蜡炬成灰泪始干	朱正红 (42)
恩师廖老追怀	柯 可 (53)
不尽的思念	王建明 (56)
和蔼可亲的长者	魏达纯 (64)
严师慈父	廖嘉丽 (68)

序

管 林

这是一本纪念廖子东教授的集子。

廖教授的生平业绩，马良春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中曾有很概括的评述：

“廖子东（1909—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笔名浏心、大孤、归燕等。广东兴宁人。1930年在广州南堤新闻学院肄业，1932年任《梅县民报》副刊新闻编辑。1935年夏赴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学习，翌年返国。1940年起，先后在《湘潮日报》和《国民日报》任总编辑。1945年到广东省文理学院中文系任讲师。1950年后，任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退休前为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自30年代起，即开始在广东《国际日报》副刊《黄花》等刊上发表散文和小说。较有代表性的如中篇小说《南度东流与北归》、《双子星座》、《山民们》等，又出版有散文集《八千里路》。学术论文有《论五四时期新诗的主流》、《鲁迅在广州期间的思想特征》、《评周作人晚年的辩

解》等，专著有《鲁迅研究新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冯奇）”

（录自该书 617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廖子东教授，上面的评述是中肯的，但从教授工作者这方面来看，上面的评述就有待补充了。

综观廖子东教授的一生，我以为他不仅是一位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师范教育家。

廖教授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追踪民主革命的新潮外出求学，尔后投身新闻事业，在香港、广州、湖南等地的报界工作，以编辑和主笔的身份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辑而成册的如《德国怎样吞并奥地利》、《第八路军在山西》、《中国八年战争的回顾》等，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全国解放以后投身教育事业，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大学生和研究生，桃李满天下。1961 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廖教授学识渊博，笔耕勤勉，一生创作论学的文章，共计达 2000 篇以上。早在二十年代就服从鲁迅，解放以后，他更是把全部心血花在鲁迅研究的课题，

成为全国知名而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的《评驳周作人晚年辩解》的长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鞭辟入里的分析，剥露了周作人蓄意洗刷自己堕落为汉奸的罪行的《知堂回想录》，他捍卫鲁迅精神的严正立场，震撼了学界文坛，著名的学者李何林教授还特意撰写了《为发表廖子东文要说的几句话》，赞扬和支持廖教授的勇敢和正直。

1983年廖教授患脑溢血身体偏瘫，还有一股顽强的奋斗精神，鼓舞他支撑了上十年，力疾撰写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新论》和《斠杜鹃集》两本专著，成就了一般健康的学人难以完成的业绩，为后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廖教授的道德文章更体现在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他是严师，也是益友。他年高德劭、诲人不倦，学风民主，扶掖后学。从研究生的回忆文章里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先生的霭然长者风范。但他又不放弃原则，对工作出了问题的学生，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甚至斥骂，这又反映了先生爱生如子的另一方面。他总是告诫学生：生活才是首先要读通的一本大书，治学必先作人。先生言传身教，像一支蜡烛，终于燃烧完了自己，照亮了学生的前程。我也是廖教授的学生，后来又长期在华南师院（后改为师大）中文系任教。特别是在70年代末和80

年代初，廖教授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期间，我曾任副系主任，协助他工作。他对系的工作极端负责，许多工作都亲历亲为。为了使我在业务方面再上一个台阶，作为当早时已古稀的他，把许多系行政事务都压在自己身上，而只分配我负责系的科研工作，使我在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能抽出较多时间，完成个人的科研项目。我之所以在80年代初能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并在1983年晋升为教授，是与廖教授当时的支持和关怀分不开的。他扶掖后学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爱憎分明的治学之道

——忆子东师

诸孝正

爱憎分明是子东师治学的一大特色。

记得子东师和我谈起过二三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情况。他说，周氏兄弟一鲁迅和周作人，开创了散文创作领域的两大流派，鲁迅杂文的沈郁犀利和周作人小品的平和冲淡，在当时都是独步文坛的，影响极大，追随者不少。

子东师对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都很熟悉，并有深入的研究。

对鲁迅，子东师可说是五体投地，十分崇敬。他认为鲁迅是现代圣人。在他的《鲁迅研究新论》中，对鲁迅杂文的辩证法，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等等，均有透辟的分析和精警的见解。对鲁迅杂文的艺术性，他也有独到的论述。为他的论文《试论鲁迅乡居生活在杂文中的折射和升华》，旁征博引，对鲁迅杂文“生活与艺术统一”的特色，阐释颇详，很多是发前人所未

发。

对周作人的散文，子东师其实也是爱读的。他曾想方设法搜集周作人的作品，甚至托人到香港去购买。记得我从香港友人处得到若干周作人著作，有些是子东师没有的，他知道后很高兴，立刻借去阅读。在平时闲谈中，他对周作人散文的知识性及行文风格，亦多有肯定。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子东师在正式的论著中，从未肯定过周作人。相反，在《评驳周作人晚年的辩解》、《鲁迅对麻醉性作品的掎击》等论文中，子东师对周作人的为人和作品，都作了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内容之全面、措词之锋利，在国内学术界亦不多见。

为什么要狠批周作人呢？在和子东师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主要是深恶周作人的叛变投敌，鄙弃周作人的为人。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周作人原是一个进步的文化人，因贪图安逸及怕死，堕落成汉奸、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晚年他居然还为自己涂脂抹粉，并恶意攻击、污蔑鲁迅。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决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动，一定要揭穿周作人的画皮！

所以，子东师在全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在论著

中，均毫不留情地批判周作人并坚决地捍卫鲁迅。对近几年来出版界把周作人著作当作“热门货”，争相出版，子东师亦抱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做法不甚正常。

对一个人的作品，私下有所肯定，公开著文则严加批判，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

不，我觉得一点也不矛盾。个人爱好是一回事，写文章去教育学生，影响读者是另一回事。子东师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人，他觉得青年学生和一般读者，由于阅历不深，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果让周作人的著作泛滥，一般人就很容易把周作人当成“学问家”、“散文家”，而在不经意中受周作人的某错误论调和歪曲事实说法的影响。因此，子东师把周作人著作称为“麻醉性作品”，加以揭露批判，意在敲响警钟，引起读者的警惕。

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和政治，作文和做人，这是两回事，何必搅在一块？

这话有对的一面。文学和政治，作文和做人，的确不能划等号，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文学要受政治的影响，作文和做人有密切关系，在现代社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散文，可以说是最个性化的文体，常有作者内心世界的直接流露。评价一个作品如此多的散文作家，如果不涉及他的生活和思想，不无

法把话说到点子上去的。该在青年学子和一般读者面前树立一个怎样的作者形象，作为一个肩负教育重任的教师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评论工作者，难道不当仔细掂量掂量么？

对鲁迅和周作人，因一个铁骨铮铮而对其作品推崇备至，一个奴颜媚骨而对其作品贬斥有加，这样做，有无“爱屋及乌”、“因人废言”之嫌？其实，人是感情的动物，评价作品焉有不带感情之理？“爱屋及乌”也罢，“因人废言”也罢，可以说历来如此。拿书法、绘画作品来说，该没有多少政治倾向了吧？该可以从纯艺术的角度来欣赏了吧？为什么大英雄、大豪杰、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文化人的作品特别为人宝贵而争相收藏呢？为什么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恶霸、大流氓的有些艺术性也不算低的作品不大为人青睐，即使有交易也要遮遮掩掩低调处理呢？这难道不是一个“情”字在作怪么？文学作品内容的倾向性显然比书法、绘画作品强得多，在分析评价时，怎么可能不带评论者的感情呢？有人一味标榜“超脱”，其实真能超脱么？不过是骗骗幼稚者罢了。

子东师做学问、写文章爱憎分明、责任感强。在很多人耻谈“思想”和“政治”，不少人把写文章当作个人事业的今天，倍感子东师这种精神之可贵。纪念子东师，学学他的治学之道，我想是极有意义的。

忆廖子东老师

谢盛圻

廖子东老师仙逝已近两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可见可闻。一提起廖老师，总会唤醒我的记忆，总会牵动我的情思。与子东老师相处三十多年的情景，一幕幕像过电影般闪现眼前，并且令我感到老师他时时都在关注我，教育我，鼓励我努力向前，向前！

记得我当学生时，他教我“中学语文教学法”。堂上除了传授知识，还经常教我如何做人。他待学生平和，重鼓励；一有成绩，准会给予热情的肯定。那是1958年的秋天，我同部分同学到韶关中学进行教育实习。当时，子东老师是教学法教研室主任，他代表系领导主持整个教育实习工作。由于实习点分散在韶关、惠阳等地区，带队教师少，所以他的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即便这样，他仍不辞劳苦地四处奔忙，指导工作。他到了韶关，不只全面关心实习工作，深入课堂，了解学生教学情况，而且还完整地听了讲魏巍的《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一课。课间，

他仔细给我评析，充分肯定我的优点，称赞我的成功，鼓励我把实习工作搞得更好。出乎我的意料，这之后，不久便从惠阳地区传来：子东老师 向在惠阳地区实习的师生，热情赞扬我的讲课，说我的课知识落实，教法灵活，感染力强，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积极向上的情绪……。这一信息，无疑是子东老师对我的又一次有力的鼓励！正是因为有子东老师的关心、鼓励，我胜利完成了实习任务，得到了系领导与老师们的好评。

大概是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帮助一位犯错误同学，年级召开了一个批评教育会议，会议由子东老师主持，老师他让我参加这个会，会上又叫我发言；当我动情地说完自己的意思之后，子东老师不禁脱口而出，“谢盛圻……”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我的名字，又对我投过来热情的、满意的眼光，啊，那情景就是至今我仍清晰可见。那由衷的赞叹，那亲切热情的眼光，使我感到这是子东老师又一次对我的鞭策！

1959年7月，大学毕业，本来一心要到中学教书的我，竟意外地被留校任教。我当时想，不少同学条件比我好，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反留下了我，是不是因为与子东老师的提议？他当时已是中文系副主任，提个建议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一直没有问过子东老师。

留校任教，开始就在子东老师兼任的“文选及习

作”教研室任职。子东老师看来是有意培养我，他找我谈话，教我读书做学问；他给我压担子，把我安排在本科教课；又支持我的几位年青教师搞教学改革，把现代文选及习作课改为写作课，创建写作教研室……总之，他的意图是让我在实践中提高。不过，在工作过程中他并没有放任自流，而是时时不忘进行具体指导，只说我打印给学生的教案，他都要经过认真的审阅一事，便可见一斑了。

后来，子东老师转为兼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我随其后，也转到了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又在廖老师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工作了。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子东老师相处的日子更长，要说的事也更多，可怎能说得过来呢，只说一两件事吧。

八十年代初，子东老师受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委托，主持编写供全国师范院校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当时子东老师也带上我，让我与北京师院华中师院等院校的老师一起参加编写工作。我明白，这又是子东老师对我着意的栽培。为不辜负老师，在新会县集中研讨大纲期间，我积极陈述己见，记得我的个别的看法与子东老师相左，但他仍然耐心倾听，听后又赞了我一句：“你很熟悉文学史”。那语气是那么认真，那么真诚，像是师长看到弟子进步以后，满怀喜悦的心情一般。

这之后不久，子东老师又带领我和系里几位老师赴海南师专中文科，审阅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几个科的教学大纲与进行教学经验交流。这一工作结束之后，子东老师又领着我们到海南各地作巡回讲学，这两项工作不用说都是比较艰苦的，但子东老师时时事事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不但带领我们把工作做好，而且还不时同我们谈家常，关心每位老师的科研教学，家庭生活，还谈及我们分散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同学——他的学生。这方面，他不但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能描绘出他们的相貌，甚至连他们的性格特点也都说得一清二楚：我惊诧于他的记忆力！以前系里有的老师说，廖子东老师看过的报纸，如果你欲找报上的某一篇文章，只要问他，他就会告诉你找哪一报哪一天哪一版，并且准能找到。那时，对这一说法我还不大相信，可这一回，听他谈起好多年前的学生的情况，我算是服了！子东老师似总特别关心我，他不但了解我的优点，也了解我缺点，他不但关心我个人，也关心我的家人。就在这次环岛讲学路过我海南老家的时候，子东老师还特地提着麦乳精等营养品上我家，探我的老母亲……

啊，子东老师已离我们而去多时，要回头忆写关于他的往事，寄托对他的感激之情，我实在是难于写尽说完了。子东师！你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活在

我的心里，不单因为你对我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还因为其他同志说及的，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你的能屈能伸，顽强拼搏，和对党的忠心耿耿！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忆恩师廖子东先生

· 杨鼎川 ·

廖子东先生离去已经两年了，但每一忆及，则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先生生前的一些事情，一一浮上心头，回旋不去。杜甫咏春雨诗有句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以此喻先生十余年间对弟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再恰当不过。借先生纪念集印行的机会，写下有关先生的几件事，表达我对恩师的追思与感念。

—

初识先生，是1979年暑假。那时我在川西一个小县城教中学，怀着改变一下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渺小目的报考了先生与黄如文先生合招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因为教学负担重，准备得很仓促，所以考试以后对被录取不敢抱什么希望。然而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先生却突然来到我所在的极偏僻的小城，一路上经受了許多辛苦，最后一段路是在汽车上站着，经过一个多小时山区公路的颠簸才走完的一但这我当时都不知道，只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当时正好我的父母也在，先生当着我父母亲和我妻的面对我进行了面试。谈